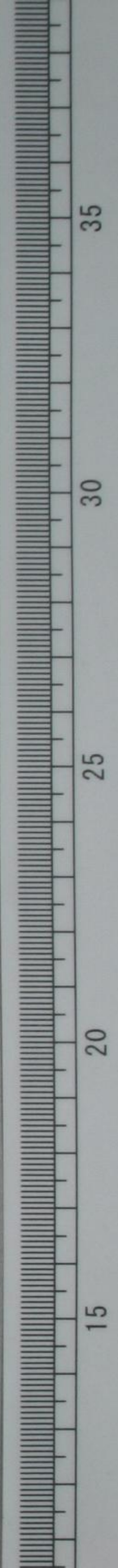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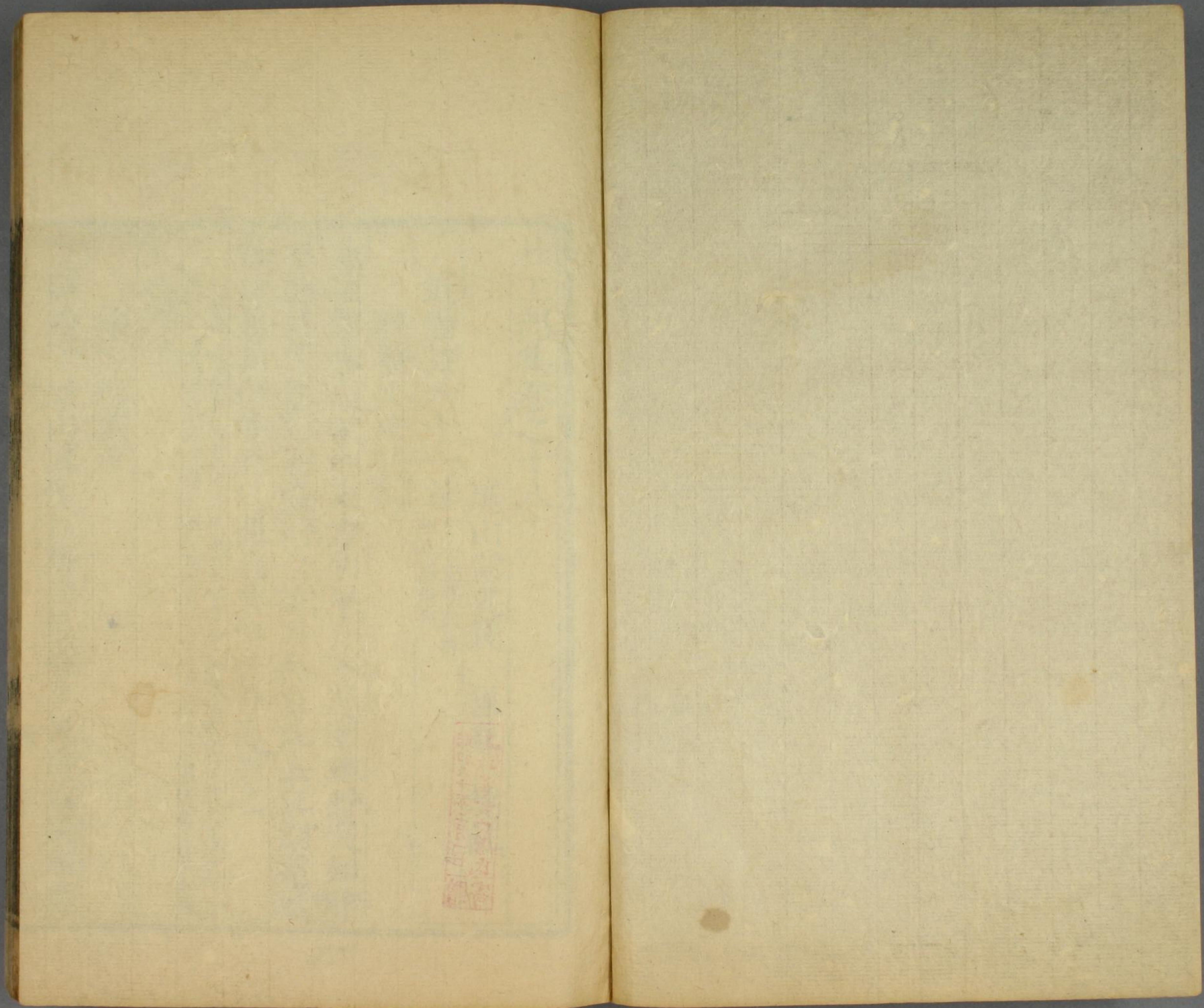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5
8





Red rectangular stamp with illegible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mark.

文庫 17
W125
8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近體詩六十一首

自公安發次岳州及湖南作

曉發公安

數月慈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入蜀記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太易沙門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以是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慈息蓋謂此也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氏寄贈

010185192313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

楚岸朔風疾天寒鷓鴣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岳陽樓

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方輿勝覽岳陽樓在郡治西
南西面洞庭左顧君山不知創始開元四年張說出守是邦與
才士登臨賦詠自爾名著方回曰予登岳陽樓左序毳門壁間大書孟詩
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題也劉長卿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
傳他可知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
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南征

招魂獻歲發春
今汨吾南征

過南岳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

翠牙穿裛粲

荆作

碧節上

吐云

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

更無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

驛孤悠悠迴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

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

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

夜鳥

洞庭湖

方輿勝覽在巴陵縣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南黔之水匯于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

山海經注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水經注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湘水沅水澧水微水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國策秦與荆戰取洞庭五渚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赤壁水經注江
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方輿勝覽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
帝子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為近
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又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荆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旌不朽之傳矣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粲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青草

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廻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為名青草湖一名洞庭湖洞庭亦謂之太湖南遷錄洞

庭西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即青草廟下一湖之中有此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水經注湘水自汨口西北逕壘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青草山也元和郡國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縣南七十九里周廻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即古雲夢澤也

宿白沙驛

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

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一作景的的近南

漠

白沙

水經注瀟者水清潔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桴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

湘夫人祠

蕭蕭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蘼燕舞翠帷塵

晚泊登汀樹微馨借一作香惜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

筠

方輿勝覽黃陵廟在湘陰北八十里王逸注楚辭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乃二妃也郭璞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韓退之黃陵廟碑則以娥皇為湘君女英為湘夫人後世宗之公此詩題曰湘夫人祠蓋本王逸之說也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湘娥

江賦乃協靈變于湘娥王逸楚辭注曰
堯二女墜于湘水之中因為湘夫人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一作笑不
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

迴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
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廣州

唐會要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
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為陽

為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史稱浩貪而妄公詩益深譏之謝靈運
山居賦海鳥違風朔禽避涼注朔禽雁也寒月轉往衡陽盧思道孤鴻賦
序淮南子曰東歸碣石遠滌暑也平于賦云南翔衡陽避邪
寒也地志衡山一陽峰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
吐七郡貢獻皆
從漲海出入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
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五嶺

元和郡國志晉懷帝分荆州湘中諸郡置湘州南以五嶺為限北
以洞庭為界隋平陳改潭州取昭潭為名也裴淵廣州記五嶺云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三苗書疏傳曰三苗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彭蠡其國在南方水經注洞庭湖右岸有山世謂之苗鳥頭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潭州圖經云三苗國之南境元和郡國志岳州古三苗之國也

入喬口長沙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
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樹蜜古今注椶櫚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餒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甘美如餒蜜

銅官渚守風

不禁作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閒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

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怪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銅官

水經注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渚方輿勝覽銅官渚在寧鄉縣界三十里舊志楚鑄錢處稻俱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稻獨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北風

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
爽携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
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新康

水經注瀉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
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廻

雙楓浦

方輿勝覽
在瀏陽縣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能典一作
州蒼生今日困一作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烟起瘡痍無
血流壤歌唯海甸盡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
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一作倦賴川
何以酬塵生一作彤管筆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
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
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

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徒倚瞻王室從
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甘
為汗漫遊

信州

梁大同三年於巴州郡理立信州唐武德元年改巴東郡為信州二年又改信州為夔州

尉佗

當是捐崔
軒輩也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為情
滑憶一作喜彭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煖腹誰欲致一作覓
盃鬯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迢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
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韓文章氏夫人墓誌銘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韶州刺史韋迢

江畔長沙驛一作澤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站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水面一作泉文雨來銅柱北應一作意洗伏波軍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一作並新詩錦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廻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千秋節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露

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唐實錄上手詔答曰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是為美事依卿來請定付所司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
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內樂

明皇雜錄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度曲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為正始之音上覺

命玉笛習之

走索

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

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其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
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

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
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
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已淮海莫蹉跎

長沙送李十一

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媿尚方曾賜
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
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

西康州乃同谷縣武德元年以縣置西康州

李杜

西溪叢語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杜

詩李杜齊名正用此也按後漢黨錮傳杜密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注云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杜詩正用此西溪所引似是而實謬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汎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豕人才覺弟優
經過辨艷劍意氣逐吳鈞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
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豕韋

趙曰言劉杜同出也左傳范宣子曰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
沙待恩首先支率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
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鄰好艱難薄氓心杼軸焦
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
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
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休傳鹿是馬莫信鵬如陳作鴉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
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鷓鴣孤負滄洲願誰云晚
見招

自出

鶴曰公祖母盧氏即
所誌范陽大君者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
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漢陽

元和郡國志武德四年分沔陽
郡于漢陽縣置沔州及漢陽縣

漢陰

寰宇志漢陰城
在穀城縣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闊蒼梧野

樊作

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

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一作憫弊慰弊
貂裘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二十

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
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
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
但促一作整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
圍萬姓瘡痍合羣兇一作雄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

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敷期特達衰朽再
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盃要忽罷抱被宿
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
時飛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
短日行梅嶺寒山一作江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
金

青瑣陪雙人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媿史臣詞
哭韋大夫之晉

本集卷一
悽愴郇瑕色差池弱冠年丈_{一作}人叨禮數文律早周
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脩
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病疾纏南過駭倉卒北思情聯
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劔欲高
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
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_{一作}樹頂飛旄汎
堂前帘幕疑風鷺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
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
詩篇誰寄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
雙全

郇瑕

水經注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_{一作}弟
朔風吹桂水朔_{一作}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
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
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雲冷萬家隨風且間_{一作}葉帶雨不成
花金錯囊從_{一作}磬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

昏鴉

何遜詩城陰度壑照昏鴉接翅歸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_{一作}材媿杞柁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

潭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
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寇靈州
邠州九月又寇京師戒嚴

暮冬送蘇四郎篋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盧綰 鶴曰盧綰樓蘭蓋指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朱
濟時反容管經畧使王翊敗之此當是其時作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一作早見
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
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
淫鼓迎非一作祭鬼彈落似鴉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
禁生涯相汨沒時物自一作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
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吾安黎不糝女一作貴玉爲琛烏几重重縛鶉衣
寸寸針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楚戶砧叨陪錦帳座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

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化
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天追潘岳持危
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
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崙城府開清旭松筠
一作起碧溥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駿駿朗鑒存愚直皇
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闕干
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
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還任家事丹砂訣無
成涕作霖

首二句

吳若本注云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絃琴歌南風之節有矣
鳴亦 半死 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則半死半生 仲宣襟 登樓賦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尊中弩 風俗通應柳為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柳知之延宣於舊處設酒指謂宣曰此弩形耳宣病遂瘳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疴類弩形 牽裾 辛毗諫文帝徙冀州士家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佐 治卿持我何太急耶 數粒 鷓鴣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行藥 西溪叢語鮑昭行藥至城東橋
詩注云因病服藥行而宣導之杜詩行藥病涔涔 涔涔許是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瘞天 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黃鶴因瘞天一語疑為宗文之故年譜遂大書曰是年四月宗文卒則妄矣潤州刺史樊晃叙社工部小集云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則宗文之亡實 周宋 莊子說劍篇周宋為鐔 恃險 大曆三年崔寧既入朝楊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寧弟寬攻破子琳收復成都四年子琳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擊王守仙于忠州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為援以夔州許之為之 千里井 玉臺新詠劉勳妻王請於朝此詩公孫侯景皆指子琳也
乃昔所奉李太白平口將軍妻詩云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到馬草于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草結于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到復訛為唾耳 葛洪 晉中興書葛洪上羅浮山中煉丹在山積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岱書云當欲遠行岱得書狼狽而洪已亡顏色如平生體輕弱如空衣時咸以為神

仙許靖陳國袁徽寄寓交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叅大府前後間清塵嚴再領成都余復叅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

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

死生親嚴公沒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慚鹵莽鏤骨抱

酸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

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填篋鳴自合金石瑩

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

霑巾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

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

中鱗

蕭雉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張老晉語趙文子冠

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物備矣志在子注張老晉大夫張孟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郴州頗涼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

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佳聲斯一作共一作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
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

寄將一作夜

選曹

唐會要上元二年勅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擬土人首領任
官簡擇宜准舊制四年度差強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選補仍
令御史同二湘寰宇記湘潭湘鄉
往注擬湘源是為三湘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論交懽恨晚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
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一作室何異飄飄
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范德機云善
本作帖水益霑巾

同豆盧峰知字韻

貽主客李員
外賢子集也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
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漫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一作浪語愁寂故山

薇

欲雪違口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飯飲三云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鷓冠春水船如天
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一作開幔片片輕
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
得紅顏騎竹我無緣口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
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

嘗為寒食實藉嚴君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

麤飯任吾年

賈傅井

盛弘之荆州記湘州南寺之東有賈誼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石有局脚床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皆傳曰即誼所坐水經注湘州城內郡解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棋樹亦云誼所植也焦舉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書于子推書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少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
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
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
烟一作鶯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一作春去春來洞庭闊白
蘋愁殺白頭翁

鞦韆

古今藝術圖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或曰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高名前後事迴首一傷神
褚永徽未
放此州

迴棹

宿昔試一作世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
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一作舊俗有跡負
前賢巾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裊
沉一作塵綿強飯蓐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
峴山巔順浪飜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
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

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一作功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

夏及寒泉

蒸池

水經注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武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漢地理志承陽在承水之陽故名讀若蒸屬長沙國郡國志臨蒸縣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故曰臨蒸元和郡國志衡陽城東傍湘江北背蒸水漢水峴山元和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山東臨漢水古今大路家碑南部新書杜預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誤也當為沉碑萬山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

象

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

時論同歸二云因侵

尺五天俚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北走關山

一作河

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

一作風

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

菜忘歸范蠡船

洞庭

此謂楚之洞庭也陶朱中男殺人囚於楚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故知非吳之洞庭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黃帽

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 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
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唐詩紀事受大曆間為衡陽判官

松醪

裴嗣傳言酒名松醪春元化記有松醪酒

紙里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
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
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花枝

吳曾漫錄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悟了美花枝照眼之句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舊書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附錄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道為謀一作諫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

乘驟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

九原中

文苑辨証云杜誦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按中興間氣集又玄集唐宋類詩皆云杜誦高仲武當唐中興肅宗時編間氣集載誦詩止此一首又云杜君詩平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必不誤近十圖注杜詩亦載此篇雖云或以為杜誦作然不明辨也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一作金却嫌脂粉澹

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見張祐集作集靈臺二首萬首唐人絕句亦作張祐楊妃外傳有妙三人皆豐頰修整工于詭浪每入宮中移晷方出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甘一作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

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一作已遣

沈冥

英華辨証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暢當此詩及司空曙杜鵑行今並載杜甫集潘淳詩話補遺唐顧陶集詩選二十卷載暢當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詩山谷項在蜀道見古石刻有唐人請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為韻人各賦一詩

杜鵑行見陳浩然本亦見黃鶴本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

中搶佯英華作翔瞥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一作憔悴眾鳥安

肯相尊崇墮英華作晒形不敢栖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

皮啄朽觜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

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英華作咽噦若有號謂注云咽平聲

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英華作欲以上訴於

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英華作相效傳遺風迺

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如左右如花

紅

文苑英華作司空曙注云又見杜甫集

吳若本逸詩七篇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惠子白駒一作魚坡作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

斯人崖蜜松花熟一作古山杯一作村醪竹葉新柴門了無

事黃一作生綺未稱臣

李邕蕭遠校書云陳恬叔易傳東坡記此詩云右

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家册子葉中題云工部

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甫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

園桃李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也草堂本右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路

左車言嘗收得唐人雜篇詩册有之

舟泛洞庭一作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一作隱白沙護江一作堤盤古木迎權舞

神鷗破浪南風正收颿一作回檣一作歸舟畏日斜雲山千萬疊

底處上仙槎草堂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右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王直方云此老杜過洞庭湖詩也潘淳云元豐

中有人得此詩刻于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子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

李鹽鐵二首

後一首題云李鹽鐵宅在第九卷中

落葉

一作華館

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

回一見能傾產

一作座

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

庭來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春

草堂作青

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歌

草堂作新

句穩不免

一作覺

自長吟

絕句九首

前六首在十三卷中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草堂本云行趙作還城趙作山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

草堂作花

溪

設

一作設

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

一作飛

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

右謝克家任伯題云右五詩得盛文肅家故書中

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為少陵不

疑

詩說雋永見氏嘗於中壺緘線纒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

春來好云云

草堂詩箋逸詩拾遺

瞿唐懷古

見吳若本又見英華

西南萬壑注劼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

見吳若本

羣盜至今日先朝黍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沾巾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一作官中須襄陽幕府天
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
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口騏驎蕩盡一疋無龍媒真
種在帝都子孫永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
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
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

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

狄羅網羣馬籍一作籍馬多氣在一作用驅馳出金帛劉侯奉

使光推擇滔滔才畧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

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一作兼菊花路旁摘

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

涕一作涕淚君一無此字不覺老夫神內傷

呀鵲行

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

病鵲孤陳作甲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英華作月

已側身過雁歸鷗錯迴首繫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

毛不可狀強神迷復阜雕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

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蝥一作蟄龍虵深念爾此時有一擲

失聲濺血非其心

狂一作短

歌行贈四兄

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
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韜馬聽
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
縉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一作香花繞一作滿樓
樓頭吃酒樓下卧長歌短詠一作歌還相酬四時八節還
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挂身頭脂足垢
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
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爲何人浩然本作何爲人

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見舊集補遺

逃難

見陳浩然本

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
叶去聲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
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
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尊

送靈州李判官

□□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

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郎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媿微軀在遙聞盛禮新
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奉禮

唐志太常寺奉禮二人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
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一作片

愁

向晚波微

一作猶

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

醒漂泊猶杯酒躊躇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顧作傷故臣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

顧作營

宮室焚燒

何太頻

受諫

謂代宗還京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也

臨危

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劇談錄明

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取張九齡言不至於此遣使祭之吹笛為曲號謫仙怨公不斥言而曰古人其詞婉矣吳曾漫錄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唐詩類選載此詩世所傳杜集皆無之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

一作月

巴江曲山花已自

開盈盈當雪杏
一作客艷艷待春
一作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容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
一作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
回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
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邵伯樹

海錄詩其棠注云棠杜也一名杜梨而小也召伯不欲勞民止舍于其小棠樹之下而斷訟焉
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口口
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
尅復成如此安危一作扶持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

風

巴西聞收宮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
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
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
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
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
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
枝枝總到地藥藥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
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寶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饒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因上一作應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
深卽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
心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以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頻問訊一作口自題詩

題鄰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惟吾最一作君愛清狂客百遍相看一作過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暮風鳴排檻旗
絕葦終不改勸酒一作醉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
詩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汎怯別酒頻添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風幔何一作前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一作秋月
冥冥

閩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凄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

論 葭萌氏種迴左擔□□存一作也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

葭萌

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文州同春秋戰國時並屬蜀漢葭萌縣地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左擔任豫益州記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于成都為西車之處華陽國志康降賈子左擔七里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逕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
巖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卿事一作參軍歡娛到

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世一作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一作何必淚
長流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還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
村荒一作荒涼無徑人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
闌

淅吟上聲魚吹水貌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豪俊何人一作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
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
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
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
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
須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
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鑑從容拘一作詢舊學慘淡閱
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
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
墳呼瘧病一作瘧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

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負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
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計歸期願早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萬萼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幽壁奴僕且旌旄

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
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一作送客杯細草留連侵

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

未擬廻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右二篇見卞園本並見吳若本

滄南遺老詩話世所傳十注杜詩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惟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其餘皆非真

本蓋後人依放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
至于逃難解憂送崔都水問惠于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賣使君等尤為
無狀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嘗與余語及新添之詩則輿感曰人才之
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
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
必有所深得者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嘗熟縣錢沅楚殷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天寶十三年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
同羣而處浪跡吳本有於字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
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
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
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吳作友明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
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

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
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
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
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
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
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呂汲公年譜呂東萊注三賦並云十三載
黃鶴曰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
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
于九室有事于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爲
十載獻賦明矣趙子樂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
戌親享太廟未嘗有事南郊當以舊書爲正按諸書載十三載獻賦並承
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日鶴以謂九載預獻則非也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

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
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
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味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闡
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捐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
雷公挾軒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
萬山颺颺欻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
奉引庖犧左文粹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闕宮之嶽
翠坼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墻撫流沙而承雷紛
隳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炯
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
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

漿自間於秦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燦聖祖之儲祉敬
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救王喬以視履積昭感
于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乍
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孔
文粹蓋歆以颯纏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
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于千
祀日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
俗窳窳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晁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破瘡痍未
蘇尚攫拏于吳蜀又顛躓於□□縱羣雄之發憤一作讀
誰一統于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一作維比

聰廐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
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
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湯
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
覩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執而觀者
一作悟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簾昆岐以之振蟄
一作別鱗介之鳴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紺闕羅詭
簾昆岐以振蟄異以戢香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凝岌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
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為鈎
帶者入自於東陽莽蒼履唯囑素髮漠漠至精濃濃

條弛張於巨細，披寫於心胸，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于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警蹕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干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首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一作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克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

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誠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幸我同科於季康，取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頽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一作更始者哉。

附東萊呂祖謙注

孟陬 梁元帝纂要正月為孟陬記月令注 十洲 隋虞茂和望海詩十洲雲霧起三山
祝融 祝融乃社稷五祀之官，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注犁明貌，火正也。左昭二十九年 聖祖 唐玄宗祀天

加號玄元皇帝曰太聖祖二月壬子享軒轅史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披山通道東至於海登九

於玄元宮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王喬後方技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

熊湖北逐葦粥合符金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

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是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盼蠶選左太冲蜀都賦景福盼蠶而興作注盼蠶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多拓拔宇文通鑑木紀後魏拓拔氏祚傳十六主分為聰龐堅

特晉載紀劉聰字玄明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前燕慕容廆封燕王在位四十九年遣使者册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其孫高僭號

偽謚武宣皇帝前秦符堅字永固以升平元年僭大秦天王後高李特字元休在位六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追尊曰景皇帝火

土歷代紀運圖隋以義旗唐高祖募眾起兵傳太昊前漢相傳太昊來震龍規司春

風后孔甲山稽岐伯逸史風后孔甲克其位山稽岐伯翼其傍所以格天地通神明安萬姓成性類者也

素車記郊特牲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大圭不琢美其質也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所以交于神明也如是而後宜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義

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

上方采龐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

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

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

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

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

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異惟神

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

輿卽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

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

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
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
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
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階有賓昨
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
合律筍簴佗以碣磬干戚宛而婆娑鞀鼓塤箎爲之
主鐘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
之多八音脩循一作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萬舞陵
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哮嚙
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燐以星羅已而上乾豆
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闌洞豁

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焚
而克塞羣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
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
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
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
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
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
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
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
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
純道之精益我后常用維時克貞管以蕭合酌以茅

明報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
姦安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無一作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
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斝
沛枯骨而破聾盲施死胎而逮鯨寡園陵動色躍在
藻之泉魚弓劔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
可把曾宮歔歔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一作靜
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上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
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駿而未乘五老
侍祠而精駭千官逖聽而一作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
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
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

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克其
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
敢于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
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
相退上跼天踏地授綏登車伊鴻文粹洞槍巢先出為
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
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附呂東萊注

鯨鯢左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多閏前王
贊餘分閏位注云莽不得正王為大戮注鯨鯢太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九室大戴禮明堂篇明堂翠華前可
如上林賦建黃屋通術後與服志黃屋大纛所以輔其德記審端甲經術注經音徑術音遂周禮徑上有遂

乙 前西域贊武帝作通天之臺與造甲乙之帳 **空桑孤竹** 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殷劉房**

魏 殷開山劉文靜房玄齡魏徵詳見本傳 **直主索祊** 謂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直正也

于祊注索求神也 **警幽散純**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管蕭** 取脰

燎升首報陽也注云腸 **酌茅** 酌也並同上 **祝嘏** 記禮運祝以孝管嘏以

間脂也與蕭合燒之 **永安** 前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

大成 **王夏** 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采齊肆夏也皇帝就酒東廂坐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至聯兄弟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而不固 **王夏**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
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

崇禋祀先是春官條 文粹 頌祗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

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毳邸之則封人考

墳官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

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

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

陔以前驚鼓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

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擧翠旄於華

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翹颺

幽憂以固扃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

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

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需然乃作翳

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黜繆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鏤一作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輊一作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繒屏玉軼一作以蠖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一作謁巖上而清超雲苗蒼以張葢春歲黹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木於天王宮

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一作必取先於稻秫麩藎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泐而蒼壁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崇繼起信可以永其昭祀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砒磤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之大旣而睟一作管挂骨柴燎窟壘騫孽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

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蕤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
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掩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
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於是潛漉乎渙汗紆
餘乎經營浸朱擘而灑朔漠洶陽谷而濡若英耆艾
涕而童子舞叢棘坼而狴犴傾是率土之濱覃醜醜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
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
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
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
知一作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

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慈蔭
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虵斷龍戰中莽一作茫
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
醜害馬之蹄齧阿互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
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
黷乎脂夜之妖勢廻薄乎龍虵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闕一作闕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
塵長劔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
於已缺鑪以之一作以仁義鍛以之一作以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狄之影撤葢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
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尚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

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
微刊定於與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
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一作惟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
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
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鶉鷩道以萬物為芻狗今
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
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
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
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
碧鷄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

為寶增怵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弭耳

文苑備證彌凶彌耳或欲作耳大禮賦熊羆略
羅弭耳而周禮小祝彌災兵則彌與弭同
按甘泉賦螻略駘綏螻於鑿反
正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螻略非

附呂東萊注

陽位

記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祀禮春官大宗伯以禮祀禮吳天上帝

禮

禮春官大宗伯以禮祀禮吳天上帝

太龜

春官龜人凡有

繫牲

司門祭祀之牛繫之懸位

懸位

春官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官懸

華蓋

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

人門

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所逢遇

皮弁

禮春官大裘

大裘

禮春官大裘

田燭

記郊特牲喪者不敢燭

王宮

夜明

夜明

王宮祭日

也夜明
玄酒明水越席疏布
記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筭簞之安而蒲越臺鞞之尚明
三牲八簋記祭統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蒼璧

黃琮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黃琮圭璋璜琥
黃鐘禮春官大司馬以黃鐘
黃鐘禮春官大司馬以黃鐘

天地之性也
霜女淮南子青女出以降霜注青女天神也
江妃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也為湘江水神

故曰湘妃
若英文選月賦嗣若英于西冥李善注若木之英也
叢棘又曰江妃若英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桐青葉名曰叢棘

易坎卦上九係用徽纆置十叢棘三歲不得凶注云言眾議下九棘之下也
狴犴揚子篇狴犴使人多禮乎注云牢獄也
大昊

帝王世紀遠人氏殺熾氏繼之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帝
脂夜龍出于震未有形因故位在東方壬春象日之名是稱太昊

蛇前五志傳曰思心之不齊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
鵲厥極弱時則鵲密後律曆志曆之
玄元唐史會要乾符三年追尊

有龍蛇之孽
鵲莊天地篇聖人鵲居而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
芻狗有道則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問芻狗音口返反

芻狗視之如芻草
金馬碧鷄前外祀志或言益州
珊瑚翡翠芻狗而不貴也

晉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珊瑚翡翠

進封西嶽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常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先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伏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効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

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懣領略不則作
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覲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
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
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
況符瑞翁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陞
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
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
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
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獻納奉表進賦以聞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辛亥西嶽廟災時入早
制停封西嶽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受冊天雨黃土霑于朝服會要臨

軒冊三公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唯天寶末冊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冊太
尉子儀復行冊禮之宗御製西嶽華山碑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停
下久勤報德之願
未暇崇封之禮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
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
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
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
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
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
執玄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
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

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
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
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
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
蹶陪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
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華近甸也其可憇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
時詩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
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
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
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

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觀聖意因
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
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
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躡略俗僂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
發雷輜辨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威
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
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
以縱嘖雲螭縵而遲昵地軸軋軋以下折原隰草

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
玉尚方具左纛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鑾
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
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旣臻夫陰宮犀象碑兀
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
司直天子廼宿夜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劣天語秘
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
金乎菡萏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
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賦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
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

迴複山嘯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
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
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
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喚萬穴爲之倒流
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闕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
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
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
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
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難上故
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隕祉者焉可勝
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
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歔歔也臣甫舞手
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
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
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
華清

進鵬賦表

天寶二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公侯之貴磨滅弔銘之勲不
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
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
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
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
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
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
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作明主哀憐之明主文粹作
無能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
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

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濤風雲亂起雪汨山陰水纏樹苑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剡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文辭作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孿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

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
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
窟狡兎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
趨起我場圃雖有青散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追寧遽屢攬之而穎
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哢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鞞
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音卒獲百勝昭著風昔多
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鴝鵒鴉鴉之倫莫益
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鄰彼壯夫之慷慨

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文粹驟忽
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
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
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
凜冽雖趾躄于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閉突杈枒
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
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
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
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
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窠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
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鷁儻割鮮於金殿此

鳥已將老於巖岫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提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颯乎廻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獪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朝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歆而金鑊斷兮事未可救腎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雨鬪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問髡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迸集兮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旣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割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塊塊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

東山百獸踈踈以皆從兮四猛仡鋌銳乎其間夫靈
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
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闡闔
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
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闕仰千門之峻嶒兮覺
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
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
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
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

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
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憚
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巖而行而一咨于
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
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
達觀于大壯作之開闔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
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
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覩深矣步欄複雷萬瓦在後

匪丹雘為實疎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

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糶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醞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自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一本云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落曰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說旱

初中丞嚴公節制

初南日奉此說

三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

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卽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遠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驎騮老大蹶褻清新魚目瘦腦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
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
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
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穆天子傳飛兔
蹶褻日馳三萬里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
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
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
颺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飯飽喫一作飽曾未如富
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

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
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
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
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遭辭
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
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
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
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

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
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
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
漫其僕夫夫又不假益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
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
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
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
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
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旣縫裳旣聚糧東人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
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
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
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
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
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
卒自屬裨將主一作帥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

釁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爲
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
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
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
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
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
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
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
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

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
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
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晏無爽如此
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
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
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
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
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精卒
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
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
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士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

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歛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瘼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一作見而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戴應商校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蔽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南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闕總設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克備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

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士客合宜間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旣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岍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救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太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

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
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
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尚驅蒼生於仁壽
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
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
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
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
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
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
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
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
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
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
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疎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
皙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
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洎鬼官無央數衆陽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
亂於河獸亂於山是單弋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
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
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
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
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時之
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
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
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
捷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噶噶之意是巍巍乎比

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
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
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
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鮓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
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闕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
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稔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闕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內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世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劔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日月其陷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粉粹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
邑自守鞶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
饗

爲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
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一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董庭蘭

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琯所昵數通賂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游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以感鬼

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棄哉又賅謝之事吾疑諸瑄者為之而庭蘭朽毫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愠色唐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柔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于載而下為庭蘭雪此惡名自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繆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立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遷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炅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憚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

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其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字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尚封商於赫有光伊立祖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綬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崖岸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况妃亦既遘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

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冑積行累功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

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
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
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
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
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
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
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
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
閥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誅銘

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
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彼柔惠迴然開
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其二玕珞是加翬禴克備先德後色累功
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四馮相視稜太史書氛
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鑪罷燻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其五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
恥公主愁思永懷于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欵就
雕鏤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其

皇甫充石

左傳宋武公之世鄭肅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
班御皇父充石杜預注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

王

舊書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瑊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以容色
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太子瑛

臨晉公主

新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睿宗女名華
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臨晉

長公主

長公主寢疾潛暈侍左右累三月不醒而向臨晉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鶴

鶴曰碑云自我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
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立于是年也東觀

才

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薨年所作豈得稱白頭枯阮與野老何知哉
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

葬

葬後六年非皇甫葬時作也皇君不攷立碑年但據其葬年故誤耳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
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
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
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
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
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
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
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
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

誅爲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
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
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
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已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
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
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乎泱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
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
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
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馨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
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姊妹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
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
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遇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
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
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
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緝結縫線之
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爲薰修所佳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子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閭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中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

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厥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聞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

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鶴曰甫昔臥病於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

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八一等益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回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厥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宛州司馬次日升幼卒報復
父讐國史有傳次日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
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
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
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
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
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
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嵇賀撫卒常熟
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榮
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八人內

宗外宗寢以疎闕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
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
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
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升復父讐

舊書審言受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條不叶司馬周季重與
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
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走而并亦為左右
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
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
烈蘇頌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

箋曰此誌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并曰專太君所生日登誌
曰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專先
是不祿則知開尚無恙也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開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
誌云開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宛州司馬開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
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冢婦盧氏盧字以祭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
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改歿而不書或又大

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
崔氏其敢為誕妄如此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
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
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稜清東吳建侯于荆邦于南
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
解稟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
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胃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
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
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繁于彼中
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
饗

武庫

晉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
朝野稱美號杜武庫 虬精 晉書預在荆州因譙集醉臥齋
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正

造舟

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杜預
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陶河

春秋

晉書預耽
思廣籍為

孤墳

水經注密縣陘山上有鄭祭仲墓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
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晉書預先為道令

之陘山晉
書作邢山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
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
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
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
羽憂心惓惓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于鳳皇咄
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我母妃之
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屣履提餉
潛出昊天不備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
事存于義陽之誄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

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
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
輝漸漬相易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
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叩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
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
絲項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
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

一作

紀國

舊書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下獄改姓施氏配流嶺

表道至蒲州而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等五人垂拱中並
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
錄司農寺唯有崔氏女屏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頽色傷動人倫中外咨
嗟目為勸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
之門又曰名播于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家婦

盧氏其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配在雋州長日行遠以冠就戮次日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先恸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裔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裴仲者王死嘔血數升絕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勤孝死舒國舒王元名梯萃于一門未有如紀國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舒國高祖第十八子永昌年與子宜俱為丘神勣所陷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者蓋舒國為府君外王父也于贈李義詩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已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

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顆顆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口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

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于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歛之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

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倣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

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口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
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
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
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
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
叟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
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
以聞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終

錢遵王季滄葦校

